



聽機房（泉腔書寫）

一、

琵琶一落，本成四周圍吵鬧 ê 人聲，一時間若 hōo 空氣吸去彼一般，焦 sò 啊焦 sò，音樂一起行，人群 ê 面 tshiunn 漸漸轉變，展開 ê 笑容，一 siann 沉重落去，只 tshun 衫領 ê 磨擦聲，猶原 m̄ 認輸，和琵琶 ê 聲音，計較起落，過無偌久，琵琶漸歇，洞簫、爰仔、二絃，同齊起行，由細到大，按低到懸，響盞、雙鐘、叫鑼、四塊，各種音韻，附佇琵琶聲頂面起動，séh-tng-跳-píng，銅鑼金鐘 khin- khin- khiang- khiang，大廳一時分做兩 ê 世界，下面人群 ê 聲音 tiām 靜，輸了勢面，台頂樂師舞動，起跤動手，聽眾若天角放紅 hê，雲頂降甘霖，半 khueh 目矔，手指 khuann-khuann 仔咧 siàu 撩拍，好親像大佛入定，獨賞樂聲。

正是 1 年 1 擺，南管秋祭孟府郎君，南管祭典，講究禮數，典禮奏樂 ài 起「指」（tsurínn）、落「曲」、煞「譜」，指、曲有唱有彈—指比曲長、曲比指雜，譜是一種有音樂無唸唱 ê 形式，現在狀況，今仔開幕，彈 ê 是名「指」—〈聽機房〉thiann kui pâng，講 ê 是「雪梅教子」ê 故事，雪梅教子講：「聽見，聽見機房內鬧聲，放落針線，放落針線阮出繡廳，不讀書，你今不肯讀書，忤逆大人，忤逆娘親是何道理，機頭斷，費了前功。」我每彈到遮，總是心頭憂悶，目頭結結，趣味 ê 是，心頭愈憂悶，跤手愈 liú-liáh，聲音對手指傳出，一聲連一聲，phīng nī-tsīnn 鐵馬叮噹 hainn，koh-khah 生脆。

前一 tsām 仔，聽講南管 ê 老先覺，忍先過身去 loh，「過工空啊啦！」（南管過身講法）伊幾 ê 老朋友—桃先、鴻明先—若親像理所當然 an-ni 報消息；四五年前，我學南管拄出師了後，tō 大膽 āinn 一支琵琶，流浪走天涯，kūn 老爸四界拜館，khah 刺激 ê 講法，拜館 tō 是到館頭交戰帖、kah 技藝，有 ê 館頭老先

覺，看我少年，一時也 gik-khik，三弦本成是幫贊琵琶 ê 樂器，hōo 伊彈來，如同走馬追兵，那迫那黏，一時刀光劍影，起了交鋒，看伊來了猛，彼陣當少年懵懂，掠準伊夯枷，陣跤 huānn hōo tsāi，起動手骨，展起功夫，1 支劍愈舞愈重力，拍 kah 對方大刀，「khing -khang」大響，伊狂我慢、伊亂我 tsāi，一曲舞煞，逐 ê 大粒汗拚細粒汗，流 kah tīn-tong hāinn，若 m̄ 是音樂交流，袂輸是一場精采 ê 比武。

Iau uē 記得，流浪到鹿港這站，是我頭一擺遇著忍先，彼陣當暗時，廟埕頭前，紅磚佇稀微 ê 路燈，光照下跤，親像魚 lân phiánn，不時閃 sih 光影，廟 ê giâ 頭，展起手 liáu，掠破烏暗 ê 天景，月娘半 ê khīng，煞偷偷 tsông 入來，染 kah 廟前白 phú 白 phú，埕跤園三、四頂椅 liâu，忍先坐佇中 hng 彼頂，瘦抽瘦抽 ê 手骨，佇月光下跤，看來白 lìng-lìng，面形 mooh-mooh，鐵鉤頭 (thih-kau thâu 顴骨) khok - khok，佇影隻 ê 戲弄當中，面頂 ê 痕 liah，是愈看愈深，一時我煞來 giâu 疑，定聽講忍先對南管真看重，彈奏當中，無法度忍受任何失 -kak-tshat，m̄ 知是這樣 ê 體形，無疑誤琵琶一落手，才知有無，手瘦落重，今仔落手，聲音沉沉，然後 piak 出一音，若煎匙落破鼎，收尾煞是結實圓轉，一聲煞了，四圍 ê 車聲、人聲、狗吠聲，完全來斷 tsueh，彼款老練 ê 聲音，擰琵琶 ê 姿勢，hōo 人無降服也袂用 tsit，一看 tō 是老先覺！

忍先今 (trann) 過身 loh，也無留 kah 半 ê 囡兒徒孫，煞來 hōo 我想起〈聽機房〉：「機頭斷，費了前功。」，紡紗機頭一斷，後壁是 beh 按怎煞落去咧？

二、

流浪期間，一 ê 老先 kap 我講過，早前 ê 南管訓練，非常嚴格，一喙盤一舌，手擰琵琶，頭 ài 記曲譜，袂使看譜彈奏，跔踏嘹拍，一心三用，koh ài 管顧其他家私，互相配合，一下 m̄ 對，先生喙那詈，手頂 tshê-á tō sut 落來，所以早前訓練落來 ê 老先覺，基礎誠穩。

聽講南管對清朝了後，日治時期開始衰頹，現此時 ê 老先覺，無一 ê 以南管維生，生理逐項做，逐人無閒歸無閒，卻是無人放 sak 技藝，這幾年因為政府 sió-khuá 重視，才轉來教南管渡生活。遮 ê 老先，生活也艱苦，生理、家庭、音樂三頭燒，牽手走 ê 走，囡孫離開 ê 離開，孤身一人，無以聊生，koh hōo 病症來纏身，sàn kah tshun 1 項技藝，也實在可嘆！

一年一年看遮 ê 老先覺，出出入入，對館頭到春秋祭典，逐年中秋月圓，祭典也是鬧熱，老先覺煞來一 ê 一 ê 頭毛喙鬚白，好親像雪梅手頂彼 khûn 線頭，鬆軟啊鬆軟，pinn 也 pinn 袂 ân，若一時來斷去，煞無可惜？

南管通人知 ê 大師—劉鴻溝，伊過身進前，阮老爸 pat kap 伊合奏過，講到合奏，南管人上興，會使 kap 技藝相當 ê 人合奏，真正暢樂，劉鴻溝當時已經八九十歲 loh，阮老爸擰琵琶，劉鴻溝 tsinn beh 擰洞簫，八九十歲應該無法度吹 (tsher) 洞簫啊，伊 koh 指名 beh pûn 南管八大名「指」之一 ê 〈一紙相思〉，這曲氣腹 ài 足足，才有才調 pûn，伊一時歡喜有人合奏，堅持 pûn 落，看伊透氣若老牛犁田，pûn kap phinn-phēnn 喘，喙瀾 tsháp-tsháp tin，一 ê 面 liâu kah 若塑膠袋過火，束做 1 丸，面 tshiunn 青 sún-sún，抑是 m̄ 願停，阮老爸緊張 kap 汗流 tap-tih，驚伊一時倒 siàng- hiànn，煩惱 kap 強強袂 tshuah 起來！

Koh 有一擺，是我親眼所見，桃先來阮厝做客，我擰琵琶，阮爸擰洞簫，阮弟擰三弦，桃先落去 thap 二弦，阮四人技藝也相當，一下合奏，拄好合合！琵琶領隊，一起一落，一音一聲，清清楚楚，簫弦隨音振動，拄好 thap tiòh 琵琶聲 ê làng 縫，好像粉 giô kah 豆花，滋味是對對對，桃先歡喜，舞弄弦弓，ue kah 會 phīng 得關公使大刀，四人沉入弦管 ê 大廳，暫且 kah 世間事情放 sak 佇九萬八千里外去！遮老先覺是真正對南管有熱情，才有法度 tsiah-nī 享受！

Tsûn 年，佇南聲社春祭，也見 tiòh 祧先 kap 鴻明先，幾年無見，2 人老了有看咧，身體也跂跂，宴席頂懸，眾人勸杯 ngueh 菜，比禮數 phīng 喙花，東 pīng 喊一聲：「老師！加食一寡！」，西 pīng 擲杯：「老師！我敬你！」，tò-pīng 一 ê thīn 酒，正 pīng 一 ê 添飯，2 位先覺食 kah 面皮反紅，拄好 kap 紅宴桌映做一對，煞映 kap 手骨愈白，頭髮銀光 hiánn-hiánn，hōo 人愈是 m̄ 甘。

三、

細漢時，今學南管，猶原記得，阮老爸有一支琵琶，號做——鐵馬聲（琵琶背後攏有刻字），每擺趁老爸練琵琶練 thiám，攏會偷偷去 kap 提來彈，囡仔人偷彈一兩聲，暢甲若 tiòh 大獎，對厝內走跳 kàu 厝外，如今，鐵馬聲也定 hōo 我 āinn 出去流浪，2 人相伴，也做得歡喜！

雖然學習過程辛苦，也 kap 遮 ê 樂器生成感情，大漢為 tiòh 空 khuè 課業，khah 少摸，也是時時懷念，看 tiòh 現在時代無仝，少年頂袂起來，也無熱情學台灣音樂，南管漸漸 hōo 時代吞沒，行入古董相片 ê 框架，pò 定無幾年，伊也已經變做歷史教科書 ê 一頁，〈聽機房〉後段講：「孫不肖，致惹你娘親心受氣，商家只有一孫兒，日後若有差錯，教你公婆今卜顧誰所靠？」，南管 ê 未來佗位靠？只 tshun 不孝囡兒，三頓燒香，無人來照顧，公婆敢會活？

無倂久，我 ê 流浪也到了坎站矣，佇金門聚英社到一段落，彼陣遠遊金門，līm 著一間偏僻 ê 南管館頭，心內暗暗歡喜，廟埕空闊，tò-pīng 偏房，傳出幽幽琴聲，我 uat 來 uat 去，才揣到門路入去，門 uéh 路細，koh 想講我耳空聽 tânn 去，gāi-giòh gāi-giòh，一直看 tiòh 1 ê 中老年 ûn ê 人，手 huānn 琵琶，我才安心，一曲合煞，才來講起，金門現此時已經無人 loh，tshun 伊 1 ê，定來館頭，聽伊話音 sió-khuá 寂寞，和廟邊草內田蛤仔聲，一陣一陣，若互相應聲，互相安慰，時到深更，廟前 koh-khah tiām 靜，金門庄跤，也無車聲也無人影，

只有蟲聲起落，有一聲無一聲，kap 烏暗 ê 廟寺，你看我我看你，誠孤獨也誠無 gī-niū，kap 館主再會了後，心頭愈沉重，踏著起 hông 腫懸 ê 跂 liah，慢慢離開，拄好這陣也是秋天，金門四界環海，海風冷冷鹹鹹，愈 suh 愈寒，nâ 喉若卡魚刺，koh 焦 koh 痛，看天頂烏暗一片，對流浪 ê 旅程，煞有幾分留戀，若 án-ni 結束，總是感覺無意無思……。

四、

這幾年，也參加幾擺南管春秋典禮，也彈過幾擺〈聽機房〉，但是有一擺，印象極深，彼陣彈這曲時，煞無佇正式場所；彼日，時近黃昏，佇鹿港僻巷，kap 幾 ê 老先覺合奏，車聲來往真 tsiáp，厝邊隔壁阿桑，走 tsông 振動、問東問西，聲音也真雜，佇這款環境，阮幾 ê 竟然沉入樂器 ê 音符，強袂聽袂著對方 ê 琴聲，煞互相配合，一點仔 to 無差錯；khah 早，南管有一 ê 傳說，講起清朝康熙皇帝真 ài 南管，伊 60 歲生日時，吳志、陳寧、傅庭、洪安 kap 李義 5 人，為康熙獻奏五音，5 人用布簾分開，互相看袂著，只聽會著聲，因為奏了真好聽，康熙賜 in「五少芳賢」、「御前清客」ê 雅名，koh 送 in「九曲黃龍傘」，阮今用車聲人聲做布簾，he 是更加困難，南管一曲極長，四、五十分鐘，日光紅紅黃黃，對手指走過琵琶身，跳落跂底，tiām-tiām suan 出巷仔口，彈到〈聽機房〉上尾一句：「不教終身為着誰，吾兒今旦改前非，為人不學非男子，從今奮志讀書詩。」，日影煞忽然放射，紅光透出雲頂，一目 nih koh 消失，無了影跡，時間誠拄好，目睷尾一 khueh 一合，光 iānn-iānn ê 光線，化做彩色 ê khīng，佇眼前 thián 開，留佇目仁一暫仔，才漸漸暗去，樂聲一煞，天色也暗，頭殼內煞難忘彼當時 ê 黃昏，kap 心內 ê 感動，tō 算是一目 nih，也是夠額矣，「從今奮志讀書詩」，有 kut 力也有希望啊！

想想咧，對將日光當做一種啟示 ê 家已，有時也是感覺誠無根據，也誠好笑，m̄-koh 從今以後，我誠 ài 看黃昏 ê 日頭，有幾 ê 下晡，我誠 ài 坐佇海邊仔，看海湧 kap 日光 hàinn 來 hàinn 去，最後吞入平靜 ê 海岸。

如今 koh 再彈起這曲〈聽機房〉，心頭卻是憂悶，對面椅仔頂 ê 老先覺，對少年到老，一 ê 一 ê 「過工空」，看 in 變做煙影，漸漸消失佇眼前，有話也變無話，心內懵懵，煞 koh 想起，āinn tióh 琵琶，佇廟前流浪 ê 日子，幾 liâu 椅仔，一片大埕，黃昏 ê 日光起落，暗時 ê 燈火閃 sih，人來人去，一絲一絲 ê 琵琶聲，漸漸起行，彈佇孤單 ê 廟埕，響佇靜靜 ê 廟壁，心胸 khuann-khuann-á 放下，手指輕輕擰起，慢慢算著噉拍……。

作者感言

閃爍 ê 星光是對一萬光年進前所傳來 ê，經過無窮無盡 ê 風雨粒積 kap 歷史再評價 ê 痕 liah，tsiah 咧阮面前光彩展示，pò-tiānn 阮今生所堅持 ê 寫作理想，是無法度 hōng 理解 ê，但是經過百年了後，伊可能會佇某一 ê 所在，展出伊 ê 光芒、伊 ê 價值，前輩 ê 堅持，阮後輩 ê 接續，袂斷，但是無搭著主流大眾 ê 火車母，也代表這條路孤單、歹行，用骨頭重疊起來 ê 真理，代價真大，無理解 ê 人真濟，會覺悟 ê 人真少，滿腹 ê 道理，也是 kauh 佇火車母下跤 ê 鐵枝路，誰人會了解伊 ê 責任？

杜仲奇

國立成功大學 臺灣文學系 博士班

